



2015年|第三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少数花园

赵野 沈浩波 胡赳赳 杨政 杨炼 李元胜 秦巴子 莫非 颜艾琳
侯马 娜夜 程维 骆家 阿野 刘不伟 胡杨 张文质 孟明 严力
孙文波 伊甸 南人 于贵峰 芦苇岸 宇舒 燎原 高兴 树才 车前子
汪剑钊 黄梵 潘洗尘 艾米莉·狄金森 宇向 杨键



读诗

2015年|第三卷

主编：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

少数花园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诗·少数花园 / 潘洗尘, 宋琳, 莫非, 树才主编.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354-8083-5

I. ①读… II. ①潘…②宋…③莫…④树…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27979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驿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3.75

版次: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行数: 6250行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主编推荐

- 001 赵 野 剩山
- 004 胡赳赳 吾从周：赵野的诗学传统
- 024 沈浩波 哀歌响起的旅程（13首）
- 041 杨 政 第十二夜（8首）
- 049 杨 炼 诗歌的原则

银河系

- 056 李元胜 少数花园（15首）
- 068 秦巴子 鱼刺的叫喊（16首）

长调

- 079 莫 非 记忆之城
- 088 颜艾琳 往大理高速停顿

六十年代

- 092 侯 马 致未来（15首）
- 102 娜 夜 诗人之心（15首）
- 115 程 维 一座山要状告秋天（6首）
- 119 骆 家 物质的空（7首）
- 125 阿 野 鸟从春天飞出（6首）
- 130 刘不伟 拆那（5首）
- 135 胡 杨 驿路（6首）
- 141 张文质 谁递过来的烟（5首）

穿越词语

- 146 孟 明 未完成的诗（10首）

- 155 严 力 六十以后（6首）
 159 孙文波 无标题笔记（8首）
 167 伊 甸 在天地之间（7首）
 175 南 人 半夜，收音机突然响了起来（10首）
 181 于贵峰 沉于默（8首）
 187 芦苇岸 自我的和解（5首）
 191 宇 舒 我爱上了一匹马（6首）

深度批评

- 196 燎 原 本时代若干诗歌问题的描述与回应

翻译工场

- 210 高 兴 两路出击，我们能否会合
 211 车前子 汪剑钊等 译 [美国]艾米莉·狄金森：516

诗人映像

封面诗人 李元胜 秦巴子
 诗人绘画 宇 向 杨 键

剩山

赵野

1

这片云有我的天下忧
它飘过苍山，万木枯索
十九座峰峦一阵缄默
二十个世纪悲伤依旧
大地不仁，人民为刍狗
我一直低估了汉族的恶
现实还能独自成立吗
湛湛青天，请示我玄珠

2

故园不堪道统的重负
东南起嘉气，驱转星斗
此时念想自彼时眼泪
菊花每开出两地乡愁
更远的溪谷，文字合物事
一个神秘的黄金年代
修辞把春风，漫天的绿
与圣人气息，诗一样归来

3

那是我梦寐的清明厚土
日月山川仿佛醇酒
君子知耻，花开在节气
玄学被放逐，另一种气候
湿润，明朗，带转世之美
素颜的知识成为人间法
松风传来击壤歌，噫吁嚱
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

4

自然有方法论，朔鸟啾啾
应和着庙堂上礼乐一片
飞矢射隐喻，春风秋雨
让说不出的东西失去勾连
教条皆歧义，我孤诣苦心
誓要词与物彼此唤醒
深入一种暧昧，酸性的
阴与阳之间的氤氲

5

文明会选择托命之子
谁是那仗剑佩玉的人
受惠于一次秘密的邂逅
他登高必赋，代天立言
凤凰三月至，他九月出走
留众生无数流言与传说
薄雾清晨修来封远书
山水迢递，泛月亮的青色

6

我的梦寐即天下的梦寐

而你，夕光中自负的君主
一个好事者，闪亮登场
此夜江山彻骨寒冷
阡陌连阡陌，你两手空空
西风的尽头六经如谶
城墙上站满历史谪迁户
长空深閤幽幽，吾从宋

7

而当下配不上一首哀歌
我迎风拨弄万种闲愁
光敲开睡眠，蝴蝶翩翩
一点余绪成帝国高度
锦瑟无端翻往世声
明月沧海的高蹈脚步
在时间里踏过，群峰回响
好一个迷离的有情人世

8

斑驳的断崖上遍布爻辞
美乃公器，天下共逐之
天堂与地狱邈不可及
汉语如我，有自己的命运
和牵挂，知白守黑中
我反复写作同一首诗
苍山的花色为此开明白
我原是一个词语造就的人

2015

吾从周：赵野的诗学传统

胡赳赳

要评价赵野是一件精神犯险的事。抛开物事和游历不谈，他的淡淡诗语中有深刻的抱负。此一抱负，决非一夜生成，而是“暗养圣胎”。浩大的八十年代几乎成为一代人的精神火种，那种贫瘠和耀眼共存，暗火和幽冥同时发展出将来命定的归途。但对于某些命定的诗人而言，八十年代不是太大了，而是太小了，它包容和涵盖不了这一切。

由于八十年代具有“心向外求”的时代特征，泥沙俱下的驳杂和喧叫统治着当下。“心学”传统因此显得不合时宜，但再过三十年，历史用一种更大的潮汐在淘换亘古易变的时位。某些诗人进入到成熟期，用一种更自觉的使命感 and 忧患意识去发掘诗学中的“本来面目”。外在的世界退居二线，成为“表象”和“能指”。全球化和消费主义以及国家霸权并未征服这最后的“绝学”，非大丈夫不足以写诗也，诗艺居六艺之首，在新儒家代表性人物马一浮的观点中，六艺统摄一切学术。

此时的赵野，已经度过了他人生中的“破土期”和“草莽期”，进入了大美不言的“参天期”。“破土期”无疑是指他对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开创性贡献，那时他尚在四川大学外语系就读，以一种自发的方式倡导发起了第三代诗歌运动。若干年后的归园雅集中，我拿到了第三代诗歌第一期的复印本，那弥足珍贵。它代表着一种“舍我其谁”的精神指认。这种精神契机在此后的三十年间，一直潜隐于赵野的心胸间。那不是一种野心，甚或是一种“野”心。甚至你可以解释成一种在野之心。“江湖浊雨浇漓酒，苍莽芝草荟萃茶”，此

后，赵野的交游奉行“友道”。与天地为友，与花鸟比肩，虽未放鹤山林，亦如红尘清客。日日作一散淡之人，不事工作，不思进取。敷衍人事，游历江湖与域外。而或为生计谋，也是在一朋友圈中，掬一瓢水而饮，惠人利己，不作过分之想。每每夜深人定，或日间静岁，自我沉心于古典乐音与典籍圣学中。比之其外在交友的随和、恬淡和有意识的隐入背景，他在自己那一方世界的寻找，尤为显得可贵。这也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是他的首本诗集也是唯一一本正式出版诗集的诞生《逝者如斯》。

或许，这是赵野“草莽期”的产物。在一个对诗歌玄学和诗歌技术抱有无比热情的时代，赵野真诚的诗歌品质或多或少受到了有意无意的忽略。必须要到时代的浮躁之气初褪，那来自于生命本身的敞开和接纳才会为人所感知。一个心游万仞的人，自我感动于诗学和史学的传统，像一个小乘的佛教徒，默默止观，苦心孤诣于修己的方式。于是，赵野在他的最盛之年，进入知天命的重大时刻，他的圆熟与混沌，一一化作虹吸的天鹏。于是他有了文化自信意义上的诗歌，有了他为人称道的《江南》、《春望》和《雪夜访戴》等一系列新古典诗。

而这时，他已提前步入了他的“参天期”。一棵参天大树洞显他的玄奥，也尽展他的枝叶。只是他尚未预感到，有一首更重大的诗歌正在走向他的途中。他的所有抱负和未抒之胸臆，字字珠玑地内蕴在向内生长的力量中。

新古典诗，在他的朋辈中，在他那里，趋于成熟了。“参天期”，也是一个“与天地同参”的时期。

二

2015年初，当我读到赵野从手机上传来的《剩山》，止不住内心激动。我马上表明要写些文字以为呼应。我完全读懂了这组诗。就像他之前传给我的那首《在大理》一样，完而全之的读懂，没有任何疑惑，没有任何障碍。换句话说，他写出了我想写出的诗。

起始句即如天外来音：“这片云有我的天下忧。”这是他在大理看云的所悟。日日间云霞相对，吸露餐风，作一道逍遥和内心的归隐。此句与他的《在大理》某句“万物皆知我的心思”可为互文关系。这两个句子中的“我”，实为“超我”。已经摆脱了私心杂念，进入到人天一境的界国中去。然而，换一个人道出来，则没有这样的自然和可信。诗格的出现，必待人格的达成。

“天下忧”之涵盖，是远古人类“绝地通天”的忧思。《周易》有云：“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胡兰成则说：“圣人不与天地同忧”。比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佛家思想中亦有“时时勤拂拭”和“本来无一物”的差池。“天下忧”犹忧哉，无忧哉？赵野继续化用文典，以一当十的笔法，携词语的重量而来：“它飘过苍山，万木枯索／十九座峰峦一阵缄默／二十个世纪悲伤依旧／大地不仁，人民为刍狗”。

此节赵野将时间和空间作一架空和回望，并且归结到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道学原典。现实忧思，故将万物替换为“人民”；哲思超敏，故将天地不仁改写为“大地不仁”，一字之差，是因为“这片云有我的天下忧”，目中所见，皆为“云”所见。赵野化身为云眼，俯首望去，当然是大地不仁。从词频学上来讲，首句有“天下忧”，此句若用“天地不仁”，两个“天”字有重复使用之嫌。故浑然天成，非得是“大地不仁”不可。

云眼悠悠而来，“它飘过苍山，万木枯索”。飘过“十九座峰峦”，自然联想到“二十个世纪”，此时，地理的高度和时间的长度成为一个坐标系，赵野似乎观乎到“人文演变”、“历史兴替”。那峰峦也是生命的内火，在缄默，在被说出和被赵野呜呜。那悲伤“依旧”的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母题。此等母题，即关乎新古典主义的宏旨。它是对来自于传统的人文精神的深深认同、体认和无条件的爱。也可以说，新古典主义诗歌，是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是根植于传统，崇拜先民文化和既往大师的信仰。

只有在这种信仰的强有力关照和给予中，赵野才能写出这种气度与优容的大诗。首诗接下来的三句则表明了这种信仰的端倪，它夹杂着批判现实的力，和对人文世界演化至“退化”之途的祈语。它既是政治的，又无关政治。它是一种青天白日的自然之力在呼告：“我一直低估了汉族的恶／现实还能独自成立吗／湛湛青天，请示我玄珠”。

“恶”的主题自不必说，其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儒家思想中“性善性恶”之论亦有接洽之处；或者，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的恶”亦会对诗人形成影响。但“玄珠”一词，则又是道家用典。首见《庄子》，讲黄帝要去寻找一种抽象真理，名曰玄珠。“湛湛青天，请示我玄珠”，尾句为“四字五字格”。显然是修辞学意义上的规制，接近于宋词或散文传统，将上两句的白话作一收束，以取得节奏上的顿挫之感。“它飘过苍山，万木枯索”是反用的“四字五字格”。“大地不仁，人民为刍狗”为“四字五字格”。如此，自然而然地用音律将此诗分成三节。

“现实还能独自成立吗”，诗人的意旨，也是道家的“无为”观。独自成立，非人工干预，汉族的恶在于“人定胜天”，革命的激情消逝，后现代的苦果结出。重返自然的美丽愿望一如陶潜公的惆怅，种豆南山下而怀世情。此句除了与道家的“无为”观相契外，与“没有诗意进取，现实便不能独自成立”相借用，形成新的用典关系。

《剩山》组诗第一首中，以儒生之态起，而以道家之观收。情思与景象打成一片，哲理和抱负交融。首诗题眼即在于“天下忧”。此等“忧情”，赵野亦有论述：“近日与友人谈中国何以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俨然两极。历史无道凶残，万物为刍狗，文化却一次次重生，坚韧如是。我以为天下观、士的传统以及乡村社会结构，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终能万劫如花的根本，今天这三者都被连根拔起，我们可否寄望诗歌承负这个使命？”

三

面对一个强大而老迈的诗歌传统，赵野心中有甚多话要说。他在几篇散淡的序言和对话中有展开过他的诗歌观点。分别见于他给我的诗集《玄的弦》所作的序，以及他为一位诗评家颜炼军的书《象征的漂移》所作的序。另外在他与尚扬关于传统与当代艺术的对话中亦有所发露。

颜炼军所言与赵野心有戚戚焉：“两千年来，语言与事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精致的、几近穷尽的诗意，源源不断为古典中国的日常生活输出崇高和美感。当天下体系崩塌，古典诗歌的形而上学基础随之解体，诗人便面临诗意的巨大空白。”（这或许是赵野后来脱口而出“东南有嘉气”的原因。）

当颜炼军在深深地哀叹时，这必然引发了赵野作序的冲动：“古典社会中那个侵袭着汉语诗歌精神，指引世间万物的彼岸世界已然远去。”（这或许是后来赵野以“哀歌”的隐喻擦亮词语的原因，其言志之心有别于里尔克的“哀歌”。）

赵野逐渐形成了他的某种文化立场，他无比坚定地站到一种构建古典诗学的返祖之途中。他思考的命题正如颜炼军一样：“诗歌如何写下不可企及、心向往之的崇高性？或者说，新的言路如何创建？”他猝不及防地在灵感驾临时找到了喜获的答案：“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

孔子的诗学体系显然在诗人心目中重新反刍和发掘，在这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诗学系统中，多少前辈大师获得心性的体悟、当下的解脱和高蹈；亦有

不少诗人成为人云亦云、落入俗套的陈旧学舌者。在这个一体两面的“内向爆炸”中，中国诗学既有着“美学积淀说”的某种人类智慧结晶显示出的玉石质感，又有着“超稳定结构”和“同心圆”特质所形成的树轮质感。那些陈腐的形式反而成为养料，世俗生活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士人心目中的必然“酱缸”。谁能从中超拔而出，生出无论是儒家还是佛家均予以追求的一朵莲花来，则是诗人此生的抱负和命定的归途。

对于生命与文化的相续性而言，诗歌的法脉潜滋暗长在日复一日的初心朗照中。赵野如蚌吐珠：“毕竟诗歌，如德里达所言，关乎的是‘记忆和心灵’，是世象后面的存在和命运，以及那些生命中更为本质的东西。”

赵野将其诗学范畴延展到诗歌以外，他更重视个人的感知能力、思维的丰富性以及体验的生成。他的视域投向西方的艺术系统，并从中找到一种互为关照和互相映射的投射关系。在处理这种复杂的经验和影响时，一个诗人必须具备一种超越的意识，才能既臣服于已有的思想资源，又能在既有的资源中，开拓出新的枝叶和光亮。从更大的“因果律”来讲，没有一事物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具备毫无“传承”的“创造”。那些标榜反叛和天才的前行者们，无不是背靠庞大的传统资源，顺势而为或借其反作用力的因素，来形成自己的艺术见解和作品。

在《剩山》第二首中，赵野仍然使用短短的八个句子，此首意在总结他的“诗艺”观。此诗分为四节，两句为一节。前两节为一韵，后两节为转韵。首节：“故园不堪道统的重负／东南起嘉气，驱转星斗”。此节亦为白话加文言的格式，“东南起嘉气”为文言，亦是用典。其典故来自于他对胡兰成的阅读。应该说，他此诗的“兴”，受胡兰成的影响很大，而且深得胡兰成的精髓，而非在形式上作一铺陈和仿效。胡兰成《山河岁月》有言：“大自然的意志之动为兴，大自然的意志赋予万物，故万物亦皆可兴。诗人言山川有嘉气，望气者言东南有王气，此即是兴。”

赵野用典胡兰成“东南有嘉气”，正是道出他遵循孔子诗艺的诗学观：“诗可以兴”。赵野越来越明确并坚定他的诗学抱负：“我现在相信，对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来说，对自己的传统认识多少，了悟多少并最终转化多少，可能最后决定他能达到的高度。”

王气即嘉气，山川形制即人间道统。故园虽有此不堪，重负盘垣，王霸相争，人民为刍狗，文化历经万劫如花，累累白骨，灿灿重生，莲花起自飘萍之末，黑暗诞生光芒的空间。这不，东南起嘉气，星斗轮换，汉人的“北极星”

崇拜已丢失，演化为拟人化和取类比象的各种图腾崇拜。赵野诗云“信赖祖先的思想和语言”即是一类。星斗轮换的“天象”，是《易经》最原始的法则：“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汉语又被称为象形文字，中医思想称汉字“写出来是符，念出来是咒”。汉语带有先民的巫术传统是不容置疑的。汉语诗学也因此具有玄学和巫术的双重特性。“词与物”的种种关系，其根本论断反而不是德里达、维特根斯坦、福柯等西方大学者用逻辑方式的导论，而是汉人日用可知的“道统”。面对汉语，诗人“起兴”后，免不了心潮起伏，故直追“天象”而去。

此节短短两句，前句“俯以察地理”，二句“仰以观天文”。实则气象之大，令人不免浩叹，跟随赵野的“知幽明之故”。其中尤为隐秘的是，“驱转星斗”一词，有自下而上、移形换物的入世抱负，这也是诗人的气概展露、赤子之心。

次节两句：“此时念想自彼时眼泪／菊花每开出两地乡愁”。“愁”字与“斗”字形成韵格。这种非刻板形成的韵格正是诗人内心旋律的飘荡。杜甫有诗“感时花溅泪”，而“念想”则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之念想。“此”和“彼”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心物一元的观感。“此时”、“彼时”与后句的“两地”形成对应关系，再一次在诗歌中将时间和空间跌宕出时空之美。“菊花”是诗人登高望远、望嘉气望星斗时自然产生的联想，它和“乡愁”一样，被历代诗人赋予了太多的符号学意义。它是诗人精神性的能指。顺着“菊花”和“乡愁”望去，或许知音能恍然明了赵野所谓的“心性自然主义”的某种核心要义。抑或，在短促而匆忙的阅读中，就此放过“此念彼时泪，菊开两地愁”的精神指归，而赵野已与李杜、陶苏等先贤大师们站在同一个场域中，而读者兀自不知。这正是新古典主义诗歌某种神秘的法门，它部分程度上是遮蔽的，拒绝不相干的人作深度的理解，但又留下一些气味和痕迹，期待以心印心的某种印证。

三节的两句为：“更远的溪谷，文字合物事／一个神秘的黄金年代”。此处“溪谷”，则点“剩山”之题，有中国山水画的景象。中国大量的诗歌和散文是歌颂自然风景，山水物事。文字与自然的关系，词与物的关系，在中国诗人心目中，是一个镜像的关系，能够洗心，能够和乐。这是东方哲学中最迷人和最精髓之处。故王羲之在《兰亭序》中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而赵野所指称的“黄金时代”在后面将有所抒发，他以六字诀落实在“吾从周”“吾从宋”的两座文化

高峰上。

第四节为：“修辞把春风，漫天的绿 / 与圣人气息，诗一样归来”。此节“来”韵合上节“代”韵。此节即为赵野的诗艺观的总概。不过，其总概是诗意的表述方式，而非立论。但在这种诗意的描述中，我们可感于这种感性的、挚朴的表达。此处化用了“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典故，将“春风”、“绿”拆开来应制。诗人的自动联想进入到这里，出现了宋代王安石的诗。这是个中国老幼皆知的典故，王安石为了修辞，改换了不少字，最终选定“绿”，将颜色作为动词使用，始完成这首传诵千年的名作。而“明月何时照我还”呢？意境仍在。赵野于此作了意义上的修订：那像明月一样的圣人，乘着诗歌的光芒回来了。赵野在此节，溶入到了王安石的气息和血脉之中。他用当代诗人的再出发，深化感受，移情换位，完成了与王安石和圣人先贤会心的一击。

四

《剩山》的主题或许是赵野与艺术家关晶晶的相互激发，也或许是隐藏在这一对伉俪内心中的“志”。所谓“志”，即士心也。澹泊明志，而志本身即是澹泊。志当存高远，而高远本身即是志。士心，具有一种勿忘勿助、或显或隐的形态。它既没有具体目标，也不是文化的虚无主义。凡有目标，皆成欲望，则远离“志”了。

诗人，请言志。

赵野在第三首诗中，这样讲述他心目中的剩山。那是一个文化道统的残留物，桃花源一样的大同世界。如同孔子问曾点他的志向一样，曾点言，春服既成，偕五六子郊游。“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儒史上也是诗史上的“曾点精神”，天清地明、礼乐兼行。

“那是我梦寐的清明厚土 / 日月山川仿佛醇酒”。这首诗不太好分节，它似乎具有一种天然的不可分割的纹理。作者在这里完全隐去了“机心”。任由伟大的抒情传统作一华美的铺陈，任由想象力倾泻和情感奔腾。这种带有南方文学《楚辞》特征的华美，将节制当作丰腴来吟哦。“梦寐”一词后来在接下来的诗篇中反复盘旋出现，其目的是诗人要增加它的质量，像一个不断被弹奏的元音，它是《诗经》首篇《关雎》中的“梦寐”，是君子好逑、辗转反侧的“梦寐”。“梦寐”二字，介于半梦半醒之间，其瑰丽想象，既有上天神授的

力，也有个人主观愿想的推动。如此之梦寐，才具备“人”与“天”的交融、通感。

“清明厚土”，则正是一幅“剩山”的抽象景象。清明时节，路上行人，借问酒家，杏花之村。又是对典故的重新发明，梦寐的诗人和断魂的诗人在一首重新被激发出来的诗中相遇了。清明厚土、日月山川全带有醇厚的陈酿之气。山川令人陶醉，传统令人陶醉。这是诗人醉生梦死的文化原乡，这才是诗人的窈窕淑女和香草美人。

接下来他写道：“君子知耻，花开在节气／玄学被放逐，另一种气候”。这一层穿越历史的眼光，已经从孔子删订《诗经》、问答曾点的年代，进入到魏晋时期了。君子知耻的代表性人物是竹林七贤，他们将中国文化的“士格”推入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他们也将道家文化引入到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中来，行事不拘礼节，举止怪异，言辞玄奥，服丹纵酒，充满禅机。即便在有杀身之祸的当口，也能从容弹奏一曲《广陵散》的绝学。这是中国文化的灿烂之花，“花开在节气”。赵野的抒情，暗藏着一种对锦绣历史的隐性叙事。这一层，已是一读而过的读者不可考的了。

“湿润，明朗，带转世之美／素颜的知识成为人间法”。诗人在这里引入了一个人人都能明了的佛学概念：转世。包括“人间法”也是。但显然作者并非是要将人引到“空”、“不二”的华严境地，他只是作一个形式上的借用。因为诗人在佛学方面并未有过多的研究与心得。但就其朴素的思想萌动而言，他已经在想“生死大事”。在五十知天命的心境中，他必然要追究生命的真相、那不同于思维和逻辑的人间本质。此处亦是在承接上段，将“清明厚土”的景象作进一步的涂抹和抒情。他有意地深入描写，让这一节的气韵变得更加具体和生动。同时他又将这种生动，演变为从景象、抒情、叙事到哲理的全方位迭代。这是一条文化的夺命索。只有浸淫在这样的文化中日久，才能发现诗人的多义性和丰富性，那绞合在一起的优美的气息，是招魂，也是通灵。

“松风传来击壤歌，噫吁嚱／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末了这两句，气魄之大、情之深意之厚，笔法之孤绝高妙，令人一吟三叹。尤其是读到“吾从周”三字时，直若是从作者胸臆间汨汨流出，毫无涩滞。反正我是读到“吾从周”时，忍不住泪水盈眶。此三字，让我想起孔子，想起陶渊明，想起杜甫，想起那些伟大先辈诗人圣贤的苦心孤诣。貌似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充分说明了汉语的概括能力，既能看到诗人的眼界、学识、抱负，又能看到他千言万语抽象成三个字的背后功夫。那是多少个良夜的浅吟低徊，欲说还休。那是无数

个百感交集的酝酿过程，最后捧出的一坛祭酒：吾从周。

“击壤歌”亦是用典，相传是夏商周时期的一位老者所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天下和乐，无忧无虑，全无挂碍，先民和始祖的智慧，如今或许已失传了。“松风”和“桃花”也是唐宋词使用过千遍的符号，如今在赵野笔下，竟也服服帖帖，妥妥善善，推陈出新的意境。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的一大收获。了了几个字、词的用法，竟然能翻出新意，生出厚度。仿佛是春天的一道犁，在历代劫毁中播下新的种子，开出新的气象，开出新的田园山色。“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这句式多么地古典，又多么地当代。这会是个名垂千古的句子。

“噫吁嚱”则是李白名作《蜀道难》中的叹词，亦有民歌之风，可看作是感慨或号子。此诗必得有“击壤歌”，必得有“噫吁嚱”，方能有“吾从周”。此诗必得有“清明厚土”、“仿佛醇酒”、“另一种气候”的韵律，才能演进至“桃花流水悠悠”、“吾从周”。历史笔意，自古至今的流淌，终至赵野，于当代形成一诗学的道统正嗣、传承硕果。无疑，这是新古典主义诗歌集大成式的一次写作。

五

“吾从周”的“周”不仅仅是一件实指，其实指向孔子所服膺、代表的周礼传统。孔子经常梦见“周公”，并且把“周礼”作为他倡导的礼乐精神、人间人伦和社会秩序。而孔子自己所处的“轴心时代”，他认为已经礼崩乐坏了。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风起于飘萍之末，随后而起的战国时代，使得百家杂出、天下大乱。“形而上”的忧思每每成为“形而下”的安身立命、纵横权谋。此时，反而是“道统不堪故园的重负”。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已经指出，所谓“周礼”上承的其实是“殷商之礼”，是中国礼乐精神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却以“青铜器”的铭制而闻名，安阳甲骨文的出土又将先民的文化再往前回溯了一大步。比“韦编三绝”更早的是，先民在甲骨上占卜记事，走出了“结绳记事”的石器时代。

而在孔子所推重的尧舜时期，这个带有“理想国”色彩和被后人神话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寄托了一代代社会管理者与知识分子的“梦寐”。相传舜禹所传下的十六字心法意味着儒家心性最高的学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厥执中。”在汉语母国的政治理想当中，无一不是把人格的